

彭名燕 著

杨门家风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彭名燕 著

杨门家风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94700



彭名燕，女，一级作家，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中国作协会员，深圳市第二、三届人大代表，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专家联谊会理事。

1980年开始笔耕，至今已有四百万字作品问世。著有电影、电视剧：《黄山来的姑娘》，《嘿，哥们儿》，《嘿，姐们儿》，《世纪约会》，《巨人的握手》，《这世界不会寂寞》等三十部；长篇小说：《公关小姐外传》，《世纪贵族》，《日尔曼式的结婚》，《大腕》等等；散文随笔：《三笑》，《送我一支曼陀罗》，《母亲》，《落地窗》等六十余篇。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飞天奖，国家优秀影片奖，全国电视剧本征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深圳文学精品奖，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

第一章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好容易摘下她，她却转眼就凋谢了；爱情是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你虔诚地把她捧在手心里，她却悄悄地融化了；爱情是早晨的阳光，你刚刚为她的斯文着迷，顷刻间她就变得剽悍霸道张牙舞爪；爱情是大海的一掬小浪，看起来弱小无助，一不经意就变成杀伤力很强的惊涛；爱情是塞纳河游船的射灯，白天它冷得像冰雕，晚上一通电，会使无激情的河岸熊熊燃烧；爱情是撒哈拉沙漠的一座沙山，今天巍峨伟岸，明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爱情是女人的长发是男人的汗毛是多愁善感的云彩是来去匆匆的秋雨是轻浮放浪的蝴蝶是悲壮风流的蜜蜂……

爱情被荷尔蒙玷污了，由神圣变为污秽。

爱情被热吻过滤了，由污秽变为神圣。

两天前，她和他闯入了一道禁区，尝到了伊甸园的禁果。

她同他贴得这么紧，她闻到他身上特殊的红富士苹果和煮花生的混合味，心慌意迷，她感觉到他的心跳起码超过每分钟一百五十下，好像要撞进她的灵魂，她害怕了，怕他的心壁会撞出一道裂纹；她迷醉了，四肢软软的，就像泡进了“路易十三”玉液，

于是，她伸出了自己的舌头，当他慌忙中也笨拙地伸出舌头时，她在他火一样烫的舌尖上找到了一种渴望已久湿润酥麻过电的感觉，那感觉呈放射状在她身体中弥漫，搅起一阵痛快淋漓的窒息。后来，他把她压倒了，就在那么一个窄窄的空间……再后来，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发胀，好像昏死了片刻。当她清醒过来时，闻到了一股汽油的淡淡香味，这才意识到，他们是在爸爸神圣的小车里。从那一刻起，她断定自己再也离不开这个男人了。她身边的追求者多如天上的星辰，比她学历高，门坎高，工资高的一抓一把，她怎么就一定要选择他？

省人大常务副主任杨正民的小女儿杨锦裳爱上了爸爸的司机汪锡军，这个秘密一旦公开，肯定是晴天霹雳，不仅仅是家里人，连同所有的亲戚朋友同窗同事都会吓得五官错位，的确太出格了，人们不反对就不正常了。妈妈如果知道了，右太阳穴的青筋会像蚯蚓一样鼓起来，那是她情绪到达极致的标记；姐姐呢，一定会为了家族的名誉跳起来同自己玩命；至于自己的爸爸嘛，杨锦裳有些吃不准，虽然他口头上反对门第，但事情轮到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爸爸心目中的女婿是全方位高层次，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自己的司机。与其说杨锦裳是给妈妈等人出了一道难题，还不如说是把矛头直指她最崇拜最喜爱的爸爸。杨锦裳从小到大没有给自己给爸爸造成过一次难堪和被动，但爱情的力量大得居然使她向自己的爸爸举起了挑战牌！她虽然有些忐忑，但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这个高高个子的小伙子相貌平常，单眼皮，大嘴，黄皮肤，典型的客家后生仔，在大街上相对走来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但是接触起来会被他内在的魅力感染，他像日本电影明星高仓健，冷面孔里掩蔽着一个男子汉的坚硬、热情、聪明、睿智、进取、宽厚、健康。杨锦裳对他的兴趣是从他驾驶座旁边堆的一摞书开始

的,这些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茅盾文集、电脑书籍……就是没有一般人捧在手边的言情和武侠小说,为此她对他肃然起敬。

汪锡军是杨锦裳的哥哥杨大伟和姐夫牛建国的中学低三届的校友。杨锦裳从牛建国那儿打听到汪锡军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穷苦没有考大学,很早就工作了,帮爸爸供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读书。牛建国说,如果汪锡军不放弃考大学,肯定清华也能考上。杨锦裳佩服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的机会,读南大的经济管理函授班已经拿到了大专文凭,眼下正在读东大的高级经济管理班,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上两天课,三年拿本科文凭。她发现他文思敏捷,书本知识经过他的脑袋就有自己的联想和发挥,连她自己都缺乏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杨锦裳只要一钻进爸爸的车里就会借光翻他那些宝贝书,偷点灵气。汪锡军经常向她介绍一些值得读的新书,有时就索性买来送她,昨天还送了她一本《美军演义》。当她问自己为什么要爱他时,她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爱他?正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父母,不靠别人的光彩来照耀自己,他本身的光彩才会如此炽烈,这难道不是他值得爱的最大本钱吗?

杨锦裳居然冒着瓢泼大雨去见汪锡军父母。出租车到了下沙子街东段30号一座破烂的简易三层楼房前停下,这里是五十年代省工业支柱重型机床厂的宿舍。当年光彩生门户的骄傲工业区,如今成了全市有名的贫民区。旧城改造它被列为2000年的重点。经历了将近五十载风风雨雨的红砖墙已经老态龙钟,强打精神超期服役。空气里充满了厕所的臭味,地上坑坑洼洼积得一摊摊的雨水,浑浊而油腻。走上那参差不齐的楼梯,细长的筒子楼像卖破烂的小市一样被锅碗瓢盆整得七扭八歪,她轻轻叩响了305的房门。

一进屋,杨锦裳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对小汪说:“你家真干

净！家具也挺漂亮。”小汪说：“这沙发、茶几、我的床、书柜、五屉柜是好多年前我和爸做的。”杨锦裳眯大了眼：“怎么这么能？”小汪淘气地眨眨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杨锦裳走进狭窄的厨房，冲两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伸出手，汪妈妈握住那双又细又嫩的手，老夫妻俩一口一个杨小姐，杨锦裳费了好多口舌才争取到了一个阿裳的亲切称呼。

杨锦裳让汪锡军陪着自己去上了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她还从来没尝过蹲一排人，你看我，我看你解手的滋味，脸都红了。从厕所出来，汪锡军直向她道歉，杨锦裳却安慰汪锡军说：“挺好玩，挺有生活气息。”趁小汪去帮妈妈打下手，杨锦裳看到他床头的一个小红本，随手翻一下，原来是小汪的日记，其中一篇这样写着：我问自己，对她的爱真诚到什么程度呢？我设想过，如果她和我同陷沙漠，我会把最后一口饭给她吃，最后一口水给她喝；如果她盲了，我就是她的眼睛，天天牵着她的手，给她喂水喂饭，倒屎倒尿。遗憾的是她的门坎太高，实在不想高攀。假如杨锦裳是住在家对面程师傅的女儿就好了！杨锦裳红着脸把日记悄悄放回原位，心被幸福塞满了。

吃饭时，杨锦裳悄悄同自己家的饭菜做比较，她的妈妈也会烧菜，不过总是老味道，房是汪家的破，饭可是汪家的香。杨锦裳目光停在汪妈妈得的一面墙的奖状上，汪妈妈说：“我是钳工，能同小伙子较着劲儿干。”她伸出自己的手让杨锦裳看：“你看，这手上全是老茧。”杨锦裳摸一摸那手，真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手，好硬！她问汪伯伯：“您也是钳工吗？”汪伯伯很谦虚：“我比不上你阿姨身份高，我是环卫工人，她们厂的下水道经常出问题，总是我去疏通。”下水道工人？！杨锦裳为汪锡军感叹，这么聪明的男孩，如果生长在另一个家庭，前途不得了！她想起爸爸说过的话，穷苦人家的孩子智商不低，又最知道上进，他很

重用这一类型的干部。于是她说句笑话：“伯伯肯定有魅力才征服了阿姨啦。”汪妈妈笑了：“管什么魅力不魅力的！我只知他老实厚道能吃苦。”杨锦裳抢着说：“这就是魅力呀！汪阿姨，你们厂现在怎么样？”汪妈妈说：“早不行了，现在地也卖了个七七八八，只好等着破产了。”一直没说话的汪锡军开了腔：“该破产就得让它破产，有本事的工人照样有饭吃，没本事的混不到好饭吃，自然会去做以前自己不肯的事，中国这大锅饭再打破，有本事的人也得饿肚子了。”汪妈妈不同意儿子的看法：“没本事的人怎么办？叫他饿死？”儿子也很固执：“没本事就吃没本事的饭，像我们家，一日三餐饿不着，荣华富贵够不着，过青菜豆腐的日子你就得认。”汪伯伯忙打岔：“来来，为阿裳看得起我们家干一杯！”看得出，他是这个家的二等公民，说一句话都要看一眼老伴的反应。

汪妈妈必须把心里的疑惑挑明：“阿裳啊，我们家还从来没有这么高贵的客人登过门。你看，从这扇窗子望出去，你们省委大院最高的楼房可以看得见，我们是窗对窗，但过的日子可完全不同，我们汪锡军是穷人的孩子，是吃咸菜粗米长大的……”她甩掉老伴来掐自己的手：“你们让我说！我喜欢阿裳才把丑话说在前面，我只问阿裳一句，你同阿军好，是不是图个新鲜？过了劲儿就凉了？”其实这句话是每一个人心里的疑惑，包括阿裳自己。与其说是回答汪妈妈，还不如说是回答自己：“阿姨，我选择阿军，是因为我喜欢他这个人，包括他从小吃的酸菜粗米饭，这间小房间，还有你们二位老人家。”她觉得自己在背台词，脸上有灼烫感。汪锡军忙拈起一条大鸡腿给杨锦裳，插科打诨地说：“是不是也包括了这条鸡腿？”紧张的气氛变活泼了。汪伯伯也犯了幽默：“看见了？我就成天受你阿姨那张嘴的压迫。”大家都乐了，杨锦裳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亲切，与汪家相反，她的妈妈

总是看爸爸的眼色说话。她更喜欢汪家平民式的民主。

二

汪锡军送杨锦裳回家，他们不想打的士，只想相互依偎在一起把小伞下无限地走，一直走到永远。同汪锡军贴得这么紧，杨锦裳闻到他身上水果和花生的混合味，她怦然心跳，又有一种想让他吻自己的冲动。她说，你吻我一下好吗？他问，现在？她说，有伞当墙，于是他在伞下又吻了她，轻轻地，轻得像一团柳絮碰了一下玻璃窗，比起那次暴风雨般的狂吻更有撩拨力，搅得她的热血从下半截沸腾到上半截，直到面颊烧得通红。

汪锡军的确喜欢眼前这个天真活泼，没有门第观念的女孩，但他知道自己与对方不是一个等量级，间隔他们的传统观念不是靠他的上进和内在的魅力能打得通的。直到现在，他对越过杨锦裳的父母这道关根本不抱希望。他对阿裳说：“你知道我妈最想问的是么？”

“问我怎么面对我当官的父亲哪。”

“这也应该是我心里的话。”

“我爸爸最有平民意识，我想，他一定会接纳你。你爸妈以为我们家多么不普通。其实我们日子过得很普通，饭的味道也不见得有你们家可口，房子大不是只能睡一张床？房子好不是照样有蚊子苍蝇蟑螂耗子？生活好一点也不能一天吃七餐，还不是三餐饭？”

汪锡军说：“我给许多干部开过车，最最佩服的是你爸，不愿意给他出难题。你不能想得那么简单，省级干部的女儿爱上一个爸爸是通下水道的司机，轮到谁头上谁都会堵心。”

杨锦裳为爸爸辩解：“我爸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就是平民

出身，他很愿意用平民出身有上进心有作为的人，他提拔的干部有一大半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提拔干部和找女婿不同。”

杨锦裳愣了一下：“这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既然有勇气爱你，就有勇气面对我的父母。”

汪锡军叹口气：“惟一的办法是先不要让你爸妈知道，等我三年本科文凭拿到手一定亲口对你爸爸说，我有资格喜欢你的女儿。”

杨锦裳理解他卧薪尝胆式的自尊，她爱他，她现在就有向全世界宣布的勇气！

回到家，阿裳一眼看见妈妈很难看的脸，妈妈名叫马桂梅，是省工会的退休干部。

马桂梅问：“你上哪儿去了？你爸一直坐在这儿等你，他头痛，我让他睡觉去了。”杨锦裳这才想起昨天就同爸爸约好了今天晚上在一起侃写回忆录的事，爱情居然无孔不入，把她留给爸爸的位子也占领了。她急忙跑到爸爸的卧室门口，轻轻扒开一条门缝……爸爸的声音传来：“我没睡着，你打开灯，我们简单谈一下吧。”杨锦裳走进屋：“出版社又找您了？”爸爸坐到木椅上：“总编说，字数不限，但内容和角度一定要新，要有可读性。他说找个编辑来帮我整理，我说我女儿科班出身，她就行，他们一口答应。怎么样？这个艰巨的任务正式交给你完成了？”杨锦裳痛快地点了头：“行！我从明天起，正式开始对您的采访，您就把您这一生有价值的经历全部过过脑子。再见，爸。”杨正民叫住女儿：“等一等，我得提醒你，以后晚上出门一定要给你妈打个招呼，她是个心里搁不住事的人，刚刚她差点报警。还有一件事，你妈给你物色了一个男朋友，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生，研究经济学的，现在省对外贸易研究所工作，父母是你妈的朋友，都是华

南大学的老教授,说是小伙子一表人材,个子有一米七八,我也觉得条件相当好,你妈说后天见面,在皇宫海鲜楼,我先给你通个气,你好有思想准备。”杨锦裳暗暗叫苦:“动不动就提身份啦,学历啦,出身啦,俗气!普通老百姓里就没有优秀的吗?没有出过国,没有学历的就找不出优秀的吗?”爸爸抬起质询的眼:“难道你……你想找一个平民百姓普通人?”女儿说:“这话我不敢对妈妈说,只敢跟您说。”爸爸说:“如果我的女儿找到一个优秀的平民朋友,我会为你鼓掌!不过不能没有优秀二字。”杨锦裳一激动说漏了嘴:“当然优秀啦,还很出色呢!”爸爸一惊:“你已经有了?”女儿慌忙掩饰:“哪能说有就有呢?一切全看有没有缘分了。爸,您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看不上的人,他再怎么抢眼,也走不进我的眼里,我跟您一样,脾气有点怪。”父亲急忙否认:“我才不怪呢,我这个人多随和。”女儿笑了:“我说的怪不是贬,是褒,你看扬州八怪,哪个不是登峰造极的天才?”爸爸也笑了,他喜欢小女儿平和的性格,喜欢她聪明中的小小滑头,你有再大的气,只要她出现,就会使情绪恢复正常。

杨锦裳最最崇拜她的爸爸,爸爸从来不势利,他的观念很超前,有他给自己当靠山,她能打败一切传统的旧势力,一定能。

三

为了不扫妈妈的兴,杨锦裳装模作样地去到皇宫酒店,同那个博士生见了面,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孩的确出众,但人就是这么奇怪,没有缘分,再好条件的人碰上了也只能擦肩而过,就像不喜欢吃海鲜的人,你给他摆一桌对虾、石斑鱼、螃蟹,还不如给他上一碗白粥就咸菜。杨锦裳发现对方投向自己的欣赏目光,顿时心生一计,装出一副贪吃的样子,吃得不停筷子,活像没有

教养的小胡同串子，把妈妈吓得不断用眼神去阻挠女儿。阿裳只求快快结束这餐饭，今晚是她和小汪打乒乓球的法定日子。

餐后妈妈气愤地问女儿：“你怎么那么没礼貌？我都为你的吃相脸红。”杨锦裳对可怜的妈妈说：“因为我不喜欢他。”妈妈大惊失色：“为什么？”女儿说：“奶油小生一个，你看那男孩傲慢得，在美国念了书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不是十年前，从国外回来的人稀罕得像宝贝，我们单位从美国、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一大把，有的人找个对口的工作都困难，有的人能力比不上国内的大学生，所以我对这种盲目骄傲的人没有兴趣。”妈妈被女儿说得昏昏沉沉：“人家没有说话，你怎么看得出他骄傲？那你的意思是……”女儿说：“不考虑，我呀，要找条件比他还好的，比他还优秀的，我还看不上博士生呢。”妈妈无可奈何：“你太不实际了，世界上哪里有条件那么好，那么完美的人？眼光太高了会耽误自己的，就算这个男孩条件不如你，你就不能低就一下吗？”杨锦裳说：“妈，你明天给他们回个话，你就说，我的女儿不想这么早谈朋友。”妈妈直摇头：“你把自己当公主吗？你要找的王子在哪里呢？”

同妈妈分手后，杨锦裳匆匆赶到了那家营业性质的乒乓球馆，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的男孩，同另个球伴正杀得热汗淋漓。杨锦裳就静静地杵在一边观战。她特别喜欢看汪锡军的两条小腿，毛茸茸的，修长直溜，脚脖子很细，腿肚子长得很高很粗，滚圆滚圆的，一活动起来肌肉会分成块状，就像有几股力量绞在一起，那是男性荷尔蒙丰富的象征，她喜欢那充满活力的腿，只有每次打球汪锡军穿短裤时杨锦裳才能欣赏得到他那能引起女孩红着脸联想的小腿。

汪锡军打球总是赢，正手反手，上旋下旋，长攻短吊都很棒。他匆匆结束为了消磨时间小儿科似的比赛，立即将注意力转到

杨锦裳身上。教杨锦裳打球是他最甜蜜的任务，眼看着运动素质并不好的杨锦裳在他的调教下从一窍不通到入了门，他有一种特殊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等同于征服感，男人没有不喜欢类似把所爱女人压在身子底下的感觉的。汪锡军甚至愿意一辈子教杨锦裳打球，豁出去不谈婚论嫁他都乐意，只要能跟她在一起就行。

杨锦裳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汪锡军教她打球，只要一握球拍，杨锦裳就感觉汪锡军无比强大。她喜欢向小汪丢个媚眼，耍个小赖，使个小性子，发个小嗲，嘬个小嘴……这小鸟依人的感觉只能在汪锡军面前找到。有时她故意扔了拍子说不学了，汪锡军一把将她拉起来说：你不是温室里的娇花，拿起球拍！当年我受训的时候，一个动作反复做几百次，那年我才十三岁，手上全是血泡和老茧。来，开始！杨锦裳的乒乓球技就这样被汪锡军强硬地逼出点门道了，特别是近台快攻，有汪锡军闪电式的特点。但她的反手还一窍不通，汪锡军说那是下一步的事，一步一步走稳了再学跑。

每次打完球汪锡军都亲自送杨锦裳回家，而且是走路，只有这样才能把时间拉长些。

晚风温柔得像男人的胸膛，杨锦裳紧紧地偎着汪锡军，恋爱中的男女好像有用不尽的力气，杨锦裳希望路长些再长些，长到永远，她就这样走啊走，走到地老天荒，走到山穷水尽。

汪锡军说：“阿裳，我这个人哪，一沾球拍就会忘记对方是谁，有一种驾驭欲，指挥欲，可能会伤你的自尊。”杨锦裳说：“我这个人哪，也很怪，我愿意被驾驭，像个听话的小学生，那是一种幸福。”汪锡军笑了：“我还以为你想驾驭我。”杨锦裳说：“那是我姐，她爱我姐夫爱得死去活来，目的是在驾驭他，让姐夫对她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她认为这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汪锡军说：

“我觉得爱是平等的。该你驾驭我时我幸福,该我驾驭你时你幸福。”杨锦裳的话匣子打开了:“那是理论,我只要我的感觉。你以为我爸爸是省级干部,我就一定很娇、很跋扈,是不是?恰恰相反,我从小就是个很乖的孩子,很少挨批评。”汪锡军说:“爸爸硬气,孩子活得也底气足嘛。”杨锦裳说:“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我考试偷看了邻座的答案,被老师发现了,也被那位同学发现了,吓得我直冒汗,等着那位老师一顿骂,没想到,她不但没骂我,卷子发下来后还表扬了我,当时我狼狈极了。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思索,为什么我做错了事还被人家恭维?长大了我才明白,那不是因为我优秀,而是因为爸爸的光环罩在我头上。我想突出自己的优秀,摆脱这光环,要费太多的力气。后来,我不管走到哪里绝口不提我是谁的女儿,想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超过三个月,我的身份就不暴自露……”汪锡军说:“于是,你又步入天天看别人机械讨好的笑脸的惯性中,所以你渴望有人能驾驭你,甚至指挥你,骂你两句。人对一种色彩都会厌倦的。这个人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杨锦裳又撒娇了:“你敢骂我,我就敢打你!”

两人有滋有味地说了一路,杨锦裳向汪锡军说了与那位博士生见面的情况:“谢天谢地,危机总算过去了,我装成一副傻大姐的样子,只管眼不睁头不拍地甩开腮帮子吃,他敢要我,我就吃空他,吃得他向我求饶。”她笑得“咯咯”的,但汪锡军却一点儿不觉得好笑。

到家了,杨锦裳惊讶五站路怎么一会儿就走完了,她对汪锡军说,我不对你说再见。汪锡军说,我也不对你说再见。他转过身,还是习惯性地说了句明天见。

真如杨锦裳所想的,麻烦总算躲过去了?躲了今天难道就没有明天?躲了和尚就躲得了庙?新的麻烦龇牙咧嘴光怪陆离

地横在她面前她却毫无察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孩是不太管明天会怎样的，哪怕明天是一眼阴险的陷阱，她也会往里纵身一跳。

四

对于热衷权势的男人来说，一旦失去了手中的权，他生命的一半就已经死去。就像不能没有爱情的女人，一旦被爱情抛弃了，她会觉得世界不属于自己了。

牛志浩最近心情特别不靓，只要一想到自己就要离休，他的心会猛地向下一沉，别看这间十六平方米的办公室很有威慑力，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满足过仅仅坐在那一把黑皮转椅上不挪窝，他觉得自己坐的应该是一把比这大一圈、高一头，无论转向哪个方向都能呼风唤雨的椅子。常常的，他会瞧不起那椅子的分量，但是这一向他的感觉在改变，也许要离开它了才知道它对自己有多重要。他留恋那种空闲时坐在上面悠然地躺上一支烟，品一品男人在使用了权力以后，劳累中沉淀的麻酥酥的满足快感；他留恋坐在上面接见那些求他签字、办事的人对自己谦卑的笑容；他留恋坐在上面听云秘书长向他汇报工作时那非常顺从的口气；他留恋坐在这把椅子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发脾气时猛拍桌子时一颤的感觉……那全是这把不大不小的交椅带给自己的特殊人生体验。虽然他口头上说当官真他妈没意思，但骨子里对当官充满了渴望和激情。他已经六十岁了，虽然头发花白，但身体结实得常常有小伙子的感觉，再干十年也富余，遗憾哪……

这几天发生的事更叫他气愤难忍，都说人一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他可是不吃不喝都塞了牙。他将手中的文件一扔，心虽

骂一句：你怎么处处同我过不去？这份文件看上去是对自己手下人的否定，事实上矛头当然是指向自己。他气冲冲地拨响了另一个人的电话，这人是他的秘书长云明山。

云明山来了，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说心里话，牛志浩是又喜欢他又讨厌他还有一丝怕他。云明山讨人喜欢的地方很多，他勤快、机灵、忠诚，抛开公事不说，光是他对自己的人情债就一辈子还不清，老婆淑慧从生病到去世全是云明山鞍前马后地跑腿和张罗。淑慧死的那一天，他比自己哭得还伤心，眼泪一抹就把殡仪馆、花圈、挽联、追悼会、找人推算吉日、火化等事宜统统搞掂，牛志浩感动得当时就暗暗发誓，要在离休前把他提拔成副局长，谁知这个忙帮得搁了浅，为此，牛志浩有些怕他，如果云明山因为不能提升而对自己露出市侩的嘴脸，这世上真没什么真诚可言了！他怕，怕云明山会让自己跌眼镜。

牛志浩对像孙子一样忸在自己面前的云明山说一声：“坐下。”云明山点头哈腰地：“牛厅啊，您今天气色真好，又像年轻了五岁。”“你先坐下啊。”牛志浩对云明山的过分卑微有些讨厌。“我习惯站着，不好意思，我坐了。”云明山显得很拘束。牛志浩说：“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对方很敏感：“是不是我的提升遇到麻烦了？”牛志浩不得不说：“你的提升暂时延缓，人大没通过。”云明山像被重重击了一棍，脸色刷白。半天才梗起脖子：“什么理由？”牛志浩说：“人家总有人家的道理啰。老云啊，不是我批评你，你太爱打牌了，听说输赢很大，好多人向我反映，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吧。”云明山气愤地：“不可能！我打牌并没有影响工作，还不允许下了班陪朋友、老爸玩玩？纯粹为了老人，我是孝子。输输赢赢总是有的，也不过一点点。”小云说的也可能是实情，这年头谁回家不搓两圈？人大否决得太苛刻点了，牛志浩叹口气：“小云啊，你千万不要太在意，这年头没有绝对的公